

论哈克贝利·费恩身上的“堂吉诃德”

刘芳

(唐山学院 语法系,河北 唐山 063000)

【摘要】马克·吐温塑造的男孩哈克贝利·费恩永远不安现状,永远追求着自由,不自觉地追随了几百年前同样引得人们哗然的堂吉诃德的脚步。堂吉诃德这个荒唐骑士在全世界有着众多前仆后继的追随者。哈克贝利·费恩与堂吉诃德一样,有着矛盾的性格。在他逃离世俗的漫游中,健全的心灵与畸形的意识发生了冲突,他人性中的纯真战胜了世俗的偏见和冷漠,畸形的意识吃了败仗。

【关键词】作家;性格;人性;回归

【中图分类号】I71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1)03-0038-04

《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是马克·吐温最优秀的作品之一,在这部作品中塑造的这个白人小男孩相较他创造的上一个男孩汤姆·索亚来说,带更多作家的思考,关于人生,关于人性,关于当时的美国社会。从某种意义上说,哈克贝利·费恩身上的种种矛盾与挣扎,与200多年前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有着本质上的相似。

塞万提斯在1605年出版他的《堂吉诃德》时肯定没有意识到会在社会上引起海啸般的反响,整个西班牙分成了壁垒鲜明的两派。他更没有意识到,他笔下这个起初遭到嘲笑的疯癫骑士居然能驾着“驽骐难得”走出西班牙,周游世界,而且会拥有众多前仆后继的追随者。正如博尔赫斯提到,“一个文学作品人物渐渐地与产生这个人物的书脱离了关系;离开了他的祖国,离开了他的创作者的书案,在游历西班牙之后又来游历世界。”^[1]

从闻名世界的忧郁王子哈姆雷特,到体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心目中的堂吉诃德的梅思金公爵,一个纯洁理想的化身;再到后来法国作家福楼拜,他“将古老的堂吉诃德观念现代化,在传统的堂吉诃德式的实际生活和浪漫想象的冲突中注入了自己的时代内容”,这位西班牙的骑士经历了种种曲折复杂的过程,“终于演变成俄罗斯贵妇少女与法国外省小镇富裕佃农的独养女。”堂吉诃德的精神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都得到了无限的延伸。^[2]在这位疯癫骑士许许多多声名远播的后裔中,马克·吐温又加上了哈克贝利·费恩这个初看并不光辉的名字。

一 作家的关联

乍一看,这个野孩子同疯癫骑士之间毫不相干。一个极其现实,一个身陷虚幻;一个世故,一个理想。但两个人本质是一样的:堂吉诃德挥舞着长

矛对抗世上一切的魔法和不公为的是最终的正义,哈克贝利·费恩因为无法忍受各种束缚才开始追寻自由,他们都是为了当时世上并不存在的理想而奋斗。甚至连作家本身,都存在着诸多相似之处。

塞万提斯一生困苦,为了生计被迫从军。在战争中光荣负伤,左手残废。在归国的途中又被海盗掳去,卖做奴隶,五年之后才被赎回,回到阔别十多载的祖国。这位战斗英雄和不屈的斗士却被自己的祖国忘记,西班牙人民又是如此不知感恩。昔日的战争英雄没有在奴隶主面前折腰,却被现实一次次绊倒。在忍受了潦倒落魄、三次进出监狱之后,塞万提斯学会了笑着面对一切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悲剧。这笑中充满了对祖国现状的愤恨和深沉的热爱,所以当时的西班牙读者在捧腹大笑之后,转头看到书中可笑的事情正在自己身边、自己窗外一一上演,不禁毛骨悚然。笑,对塞万提斯而言是一种隐形的武器,残忍的真相总是在不可抑制的欢愉之后姗姗而来。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在这部声名显赫的作品中,塞万提斯将人类的正义、理想、真诚、美好居然全部承载在一个被世人视作疯癫的人身上,这无异于扇在现实脸上一记响亮的耳光。或许,在塞万提斯看来,这些所谓的“正常人”才是真正的精神失常。

比塞万提斯晚出生288年的美国作家马克·吐温以其“幽默和讽刺”著称。马克·吐温在成名之前同样历经坎坷。童年丧父,被迫独自谋生,当过报童、学徒、排字工人,在密西西比河上做过水手,在淘金热的影响下去内华达当矿工,最终两手空空。最后在弗吉尼亚一家报馆谋得工作,开始与文字打交道。马克·吐温在早年的拼搏过程中,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漫无边际的海洋的航船上,炙热无情的矿山中,肯定遭遇过魔鬼,只是塞万提斯时代的

收稿日期:2011-05-06

作者简介:刘芳(1983-),女,河北保定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为欧美文学。

黑魔法和魔鬼转而以普通人的形象出现在世界上的每个角落。同塞万提斯一样,马克·吐温也选择了笑的武器。他抑制住成长的艰辛和痛苦,用轻松诙谐的语调给世人讲述他眼中的世界。他的作品总能令读者发笑,然后又刺痛不已。在作家对这些本该改天换地的成年人失去了兴趣,厌倦嘲笑勾心斗角的成人世界之后,他将目光转向了儿童。但马克·吐温笔下最著名的两个孩子,无论是汤姆·索亚还是哈克贝利,都不是人们普遍认知中的儿童。作为一个高明的讽刺作家,马克·吐温的儿童小说不是为床头故事而写,他赋予主人公儿童的外形,又在他身上加上许许多多成人的东西,这种不伦不类正是马克·吐温的高明之处。作家的用意,简单来说就是:看看这个“镀金时代”的万恶社会把我们的孩子培养成了什么样子!

堂吉诃德为着理想出行,一路上攻打那些并不存在的魔法师,通过他可笑的行径我们了解了那个并不不可笑的西班牙现实社会,盗贼横行,民不聊生。在哈克贝利·费恩的历险中,我们看到了同样的现实,尽管时代不同,地点不同,不同种族的人们将世代代沿袭下来的罪恶加以粉饰,一次次重新上演。哈克贝利和吉姆在流浪过程中看到,河岸上到处充满残暴和种族歧视,那是一个陌生而冷漠的世界,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马克·吐温深层的含义,美国已不再是一个民主和幸福的国家了。所以,每当哈克贝利和吉姆在密西西比河岸上受到挫折或不顺心时,他们总是回到河上,木筏成了他们甜美的家,心灵的栖息地。哈克贝利·费恩在揭露社会现实方面与堂吉诃德发挥着同样的作用,只是马克·吐温不动声色的讽刺已将堂吉诃德的长矛刺向人性深处。

二 主人公复杂的性格

穿着臃肿可笑盔甲的堂吉诃德经过漫长的旅行,干瘦的身躯中只剩下了纯粹,对纯粹的爱情的追寻,对誓言的深信不疑,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纯粹的信任。他是一个纯粹的象征,象征人类在久远的征途中早已丧失又一直在寻找的本真。“他代表了一切的温和、可怜、纯洁、无私,以及豪侠。”^[1]哈克贝利·费恩被迫上路,同堂吉诃德的盔甲一样,他也是负重起行。他的思想上穿戴着破破烂烂不成系统的盔甲,这些盔甲非但没有起到应有的保护作用,却处处碍事。极其理想化的堂吉诃德与世俗的战斗至死方休,哈克贝利·费恩的世俗之旅意外地有了圆满的结局。他们的旅途经历大相径庭,却都朝着同样光明的目的地奔去。

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以其矛盾的性格著称。他是个上了年纪的乡绅,有着花白的胡须和满屋的藏书,在过时的骑士小说的鼓舞下,以与他的年纪、阅历不相称的癫狂开始游历,发誓铲除邪恶替天行道。在骑士小说迷惑下的胡言乱语、丧失理智与广博的学识、睿智矛盾地融合在他的身上。哈克贝利·费恩同样有着矛盾的性格,在马克·吐温笔下,这个孩子同时有着老年人的心态和成年人的世俗观念。

(一) 老年人的心态

同马克·吐温笔下的另一位主人公汤姆·索亚相比,哈克贝利·费恩显然命运多舛。作品中从未提及他的母亲,他酗酒的父亲是一个只会拿儿子发泄挫败感的懦夫,自然不会思及抚养孩子、教育孩子。哈克贝利·费恩仿佛原野上一棵孤独的树,慢慢长大,只等着狂风把它的树冠吹向哪个方向。所以,刚出场的哈克贝利脏兮兮的,不懂得感恩,不会过平常人干净体面的生活,不想上学,逃避一切责任。唯一会做,且做的最好的就是当个无忧无虑的流浪者。当他和汤姆·索亚意外地发现财宝之后,当他有了积蓄,有个善良的寡妇自愿照顾他,当他可以过一个正常的男孩该过的生活时,他却感觉像带了枷锁一样。那些繁文缛节,那些条条框框,令他窒息,只有漂浮在密西西比河上的木筏才是唯一自由而光明的地方。所以,马克·吐温笔下这个比普通男孩更脏一点,更无礼一点,更自由散漫一点的哈克贝利因为他的不完美而鲜活起来。

哈克贝利·费恩之所以成为这样的哈克贝利·费恩,除了他自身追求自由的原因之外,我们更应注意那位一直缺席的父亲始终存在的影响。他任他的儿子自生自灭,让他的孩子在无依无靠没有爱的环境里成长,并且对此习以为常。这个孩子习惯了饥饿习惯了寒冷习惯了忽视和冷遇,所以才会在得到关心时局促不安,才会把人与人之间这种正常的关爱视为怪物和枷锁。

父亲教会哈克贝利·费恩的不止这些。这个酒鬼一无所成,只会从儿子口袋里拿钱喝酒,却从不问钱是哪儿来的又有什么用途。更糟糕的是他醉酒之后的暴行。哈克贝利·费恩经过了无数次挨打后已经明白,并且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生存哲学”:父亲已经无可救药,所以千万不要顶撞酒醉的父亲。不要像其他的孩子一样,在遭了冷遇挨了毒打之后哭着问为什么。哈克贝利·费恩肯定也问过,但在总是得不到回答之后,这个孩子得出了自己的结论:有些事情本该如此,父子之间本该如此。所

以,他不再发问,不再质疑,就像一个走投无路的人认清自己的绝境一样。哈克贝利·费恩仿佛一个历经沧桑的老人一样,看着醉鬼父亲的胡闹,唯一能做的就是自保。

(二) 成年人的世俗观念

堂吉诃德的疯癫不是天生的,是从书本中孕养起来的,这种疯癫代替了他遗传的天性。所以,堂吉诃德生活在一个由书本形成的幻影里,而且满怀信心,不顾一切。他狂热地、执拗地,也可以说是勇敢地与周围的世俗环境,与他自己真实的存在对抗着,尽管一再碰壁,因为在他看来,虚伪就是真实,想象就是生存。哈克贝利·费恩也并不是生来如此,在缺乏言传身教的环境里摸索着长大的他,用四处听来、看来的东西胡乱塞进头脑之后,像他的远祖一样,勇气十足地开始闯荡。与堂吉诃德不同的是,并不是他主动选择了这种生活,实际上,他没有选择的权利,只能被迫接受。

哈克贝利·费恩被迫独自生存,所以他学会了许多生存的智慧。他在虎狼环伺的社会里游刃有余,他知道面对家庭妇女时编怎样的谎话让她心软,面对穷凶极恶的骗子时现出怎样的神态让坏家伙安心。甚至那两个老奸巨猾的“皇帝”和“公爵”,他们对于哈克贝利·费恩毫不顾忌。

当然,拥有成人世故的哈克贝利·费恩也免不了世故的弱点——冷漠。在流浪途中,他看着“皇帝”和“公爵”一次次行骗得逞,有时甚至充当帮凶的角色,但他一直坦然待之。因为他明白,他们比他强大,在当时的形势下,他只能自保。为了自己的性命,忽视道德和法律,忽视心头涌起的困惑、愤恨以及同情,因为这是生存之道。在与父亲的相处中,他已经深刻的明白,在他逃不了的时候只有逆来顺受,在他没有办法反抗的时候只能听天由命,至于其他人的财产、幸福,至于道德、法律和正义,对当时的他来说是可以置之脑后的。

三 人性的回归

哈克贝利·费恩是一个尘世化的堂吉诃德,他所拥有的恰恰是堂吉诃德欠缺的。成年人堂吉诃德认不清这个世界的真相,哈克贝利·费恩却揭开了遮掩真实世界的幕布。但,两者的相同之处在于他们的行动。疯狂的骑士怀着美好的理想出行,哈克贝利·费恩也是这样,他是一个世俗的堂吉诃德。这个狡黠世故的孩子骨子里向往的只有一种东西,自由。哈克贝利·费恩与吉姆的密西西比之旅可以看做是一部成长史,一部人性的冒险,更确切地说,应该是人性的回归。

海明威评价《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时认为,一切现代美国文学都来自于此,“这是我们最好的一本书”,并将其主题总结为“当天真遇到经验”。^[4]经过上面对于哈克贝利·费恩性格的分析,其实应该是“当经验遇到经验。”

(一) 冷漠的失败

在整部作品中,读者肯定会对哈克贝利·费恩应付父亲压迫的那种从容不迫的冷漠印象深刻,但他并不是唯一的一个。冷漠仿佛是一种疾病,在人与人,村落与村落,支流与支流,城市与城市之间蔓延。村里的人们一直认为哈克贝利·费恩是个野孩子,缺少教养,他们用对付任何野孩子的方法去对付哈克贝利·费恩,却忘了这个孩子变成这样并非心甘情愿,没有人去探究这个孩子没有眼泪的荒诞背后的原因。哈克贝利·费恩虽然掌握了这种技巧,对于使用它却一直很忌惮。这个孩子对于罪恶的态度首先是躲避。他从残暴无能的父亲身边逃开,从一直哭哭啼啼软弱无力的母性代表——寡妇身边逃开,从令人窒息的社会繁文缛节逃开,从可笑的人际关系中逃开。他本着自由的意图,逃到自由的水面之上,却亲历了更多的罪恶,这时的哈克贝利·费恩才拿出冷漠的武器自卫。

哈克贝利·费恩一直有这样的认识:世界是冷酷的,在他的密西西比之旅中他看到更多的人与人之间的冷漠,没有怜悯,没有同情。刚刚在街头被打死的男子,女儿仍在恸哭,已经有人把这出悲剧模拟为闹剧,并博得阵阵掌声。所以,哈克贝利·费恩看着“皇帝”和“公爵”一次次行骗得逞,并要一直蒙在鼓里的吉姆不要追问,只要照做即可。这种明哲保身的行为对一个孩子和一个逃跑的黑人来说是情有可原的,但这种冷漠与哈克贝利·费恩的性格并非一直相安无事。当他与吉姆走散,误入甘杰夫家时,哈克贝利·费恩受到热情的招呼,这个孩子立刻喜欢上这一家人,尽管他不理解甘杰夫家族对雪富生家族根深蒂固的仇恨。他不明白斯文体面的两个家族为什么非要像陷入绝境的野兽般互相仇杀,至死方休?他不能理解那些年轻俊美的年轻人之为之死亡的理由是什么?更可悲的是,马克·吐温说,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原因。但,这次他问了为什么,这是一个进步。当这个满脑子世故的孩子不再认为一切冷漠、偏见都是理所应当时,是哈克贝利·费恩童真的回归。最后,甘杰夫上校和他的儿子全都被打死,哈克贝利·费恩哭了好一阵才逃命,这个时候的哈克贝利·费恩,冷漠开始动摇。直到“公爵”和“皇帝”要将善良的威尔克斯小姐骗的

倾家荡产时,哈克贝利·费恩已经动摇的明哲保身彻底土崩瓦解,他主动向威尔克斯小姐说明真相,并提出解决的方法。哈克贝利·费恩抛弃了冷漠,他的良心占据了上风。

(二) 人性的回归

有些评论家提到,在某种意义上,堂吉诃德象征了精神,而他的仆从桑丘则象征了世俗。只有堂吉诃德加上桑丘才是塞万提斯真正的堂吉诃德,就如同浮士德和梅菲斯特的结合一样。在小说中,桑丘是作为疯癫骑士的对立面出现的,他热衷于做官敛财,而且总是捉不住堂吉诃德鲁鲁莽莽冲出去的缰绳。第二部中的桑丘依旧好笑,塞万提斯又给他加上令人尊敬的成分。跟随堂吉诃德的旅行,对桑丘来说,同样是一次洗礼。在《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哈克的同伴吉姆,是一个有着各种小缺点的好人,相比较起来,倒是主人公哈克有着种种不自知的偏见和歧视。这次密西西比河之行,因为吉姆,哈克才得以真正回归。

原本同一个逃跑的黑奴一起流浪就令哈克贝利·费恩良心不安。因为华森小姐人很好,待他很温和,给他吃,给他喝,而且,也是最重要的原因,祖祖辈辈的人都在说,奴隶制是合理的。在他成长的社会环境里,黑人被卖做奴隶是天经地义的,仿佛雨从天上落下一样,而黑奴逃跑黑奴和白人一样自由如同血脉逆流一样,“帮助黑奴会让人下地狱的”,这个念头对一贯迷信的哈克贝利·费恩更有震

慑力。这就样,良心的不安加上地狱的威胁使哈克贝利·费恩陷入矛盾之中,因为吉姆为人不错,他总是叫他好兄弟,他真诚地关心他,是他唯一的朋友。所以,告发的念头一次次浮现,终于伴着那封被扯碎的告发信被抛到河中。“下地狱就下地狱吧。”我们理解这句话时就不得不提到,哈克贝利·费恩平日的迷信行为,听到猫头鹰叫摸到蛇皮都认为是不祥的孩子,恐惧着那不可知的神秘力量,居然会为了一个逃跑的黑奴心甘情愿地堕入万劫不复的地狱。直至此时,哈克贝利·费恩支离破碎的成人“经验‘宣告全面的土崩瓦解,这个孩子的良知战胜了根深蒂固的偏见。

四 结语

对于研究者来说,哈克贝利·费恩的冒险可以到此结束,因为这时的哈克贝利·费恩才是孩子应该有的样子,这个时候的哈克贝利·费恩才体现了人类的本性,善良战胜邪恶,经验被天真打败,人性全面回归,如同清醒时的堂吉诃德。用马克·吐温的话来说,这是“健全的心灵与畸形的意识发生了冲突,畸形的意识吃了败仗。”^[5]这就样,《哈克贝利·费恩》以顽童对世俗的大获全胜告终。这个流淌着两百多年前疯癫骑士血液的美国孩子为了人性的本真进行了一次人性的冒险,尽管起初他没有想到这点。在这段长长的旅途中,他丢掉了身上的世故偏见和冷漠,终于寻回了人类丢失许久的本真,昭示了人性不灭的曙光。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3]博尔赫斯.堂吉诃德讲稿[M].金绍虞译.上海:三联书店,2007:130-136.
- [2]钱理群.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45-153.
- [4]吴晓东.从卡夫卡到昆德拉[M].上海:三联书店,2003:146-163.
- [5]郑克鲁.外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382-384.

Analysis of Huckleberry Finn's 'Don Quixote'

LIU Fang

(Literature & Law Department, Tangshan College, Tangshan, Hebei 063000)

Abstract: The world's famous boy Huckleberry Finn created by Mark Twain never feels satisfied and never stops pursuit of freedom. His chasing unconsciously steps into Don Quixote's footsteps. The crazy knight Don Quixote has many followers around the world. Huckleberry Finn, just like Don Quixote, has the complicated personality. In his trip, a sound mind and deformity consciousness clashes and the deformity consciousness completely smashes.

Key words: Writer; Personality; Humanity; Return

(责任编辑:张俊之)